

书剑征程

贺马少波文学艺术生涯六十五周年

马少波文学艺术著作陈列室管理委员会编

山东省图书馆藏

李俊



一九九八年春節贈予北京



马少波近照

前 言

马少波同志长期从事文化艺术组织领导、理论研究工作和文学艺术创作,是我国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戏曲改革早期开创者之一。他自1931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开始创作生涯,1937年投身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剑笔并用。1949年调京从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至今。他以勤奋、才华和高度责任感业余笔耕,为文不择兵器,著作丰硕。阳翰笙同志在《马少波全集序》中说:“这是我国文艺长廊中一笔宝贵财富,值得珍视。”十年前,山东省文化厅、文联、剧协在致马少波剧作研讨会贺词中写道:“老家七千八百万人民为少波同志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感到骄傲。”马少波同志将著作手稿、排演本、演出说明书、演出广告、宣传画、连环画、图片、剧作录像带、录音带、专题片、影视记录片、奖状、奖品、委任状、聘书、海内外友人所赠纪念品、友人书简、自作书画及收藏之名人书画等珍贵资料数千件慷慨捐赠国家,由山东省烟台市博物馆保管陈列。这体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故乡人民的深厚感情。我们将把这些资料作为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妥善保管,世代相传。

今逢马少波同志文学艺术生涯65周年,我们编辑出版这本画册,以表达对他多年来在人民文学艺术事业中的卓越成就的敬佩之情,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戏曲改革史的研究者提供部分形象资料。由于编辑时间仓促和篇幅所限,难免不周,敬请指正。

马少波文学艺术著作陈列室管理委员会

1997年2月



——“精忠报国”。

从我记事那天起，祖母柜桌上那座画着岳母刺字图的镜屏就天天映入我的眼帘。岳飞背上“精忠报国”四个字，和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故事一起，留在我最初的记忆中。当我学会写字的时候，就写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贴在炕头上。这成了我少年时期的座右铭。

——《我的几则爱国座右铭》，见《马少波近作选》

1918年3月8日（农历正月二十六日）我出生于渤海湾英蓉岛海边渔村山东掖县（今莱州市）永由村一个贫苦渔民的家世。曾祖父孟通公是世代渔民，自己没有船只，从小为船户佣工。我家渔无半亩，在我出生之后，才添置了二亩薄田，借以糊口；后来增加到七亩，并在村外小屯辟垦了五间房。

——马少波《童年趣事》，见《从征拾零》

家乡有山海之胜，渔盐之利；云梯山上的磐崖石刻，形成了天然碑林，其中的郑文公碑被誉为“碑中鼻祖”，“隶楷之根”；大基山千佛崖旁，芙蓉岛沿海线。历史上晏婴、姜桓楚、韩凭、宋大桓、苏轼、赵明试、李庚源……都在莱州留下了足迹。苏轼曾有《望东海》“忆观沧海过东莱，日照三山起远开”句。

莱州历代也涌现过不少英雄人物和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书法家。观星石坊林立，市廛繁

华；四乡土地肥沃，民风淳厚，文事昌盛，人民勤劳而勇敢。家乡的历史沿革，人文荟萃，是我幼时读书的小环境。我幼时受的是齐鲁文化的熏陶。

——马少波《我的读书历程》，见《马少波近作选》

莱由村的集市上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海产，佳吉鱼、鲳鱼、鲈鱼、鲑鱼、刀鱼、黄花鱼……美不胜收；可是我家只能吃到斑斑鱼（河豚）和晒干了的烤着吃的青鳉鱼（柳叶鱼）。这是因为青鳉鱼是杂鱼，便宜；河豚鱼是毒鱼，无人敢吃，曾祖父可以从海上随手带四家来，母亲是捉河豚鱼的高手，她把河豚尾部为贴骨血和内脏，鱼子彻底去掉，剥去鱼皮，鱼肉洗净，然后求汤食用，鱼肉白嫩鲜美，其汤雪白如乳汁。



莱州渔家四时远眺



马少波少时与田景安香玉(摄于1928年)

我在入小学读诗书以前，五岁曾念了一年村塾，……先学《千字文》，然后念《论语》、《孟子》。虽能背诵几段，并不理解其义。老秀才还曾教我习字，大楷先临柳，后临颜。魏体，中楷学欧阳询，小楷学王羲之。这时，还有一位在村里开镜子铺的史春鸿师傅，是我绘画的启蒙师。他是我父亲的密友，擅长绘画。他教我先临摹《芥子园》，后从临摹单线素描入手，教我画人物。近十岁时，每年一入腊月，我就开始为邻居写春联，画年画，有临摹的，也有创作的，题材多是仕女、娃娃、戏出、花鸟之类。我家每年供的菩萨、财神、张仙、灶王全是自己绘制。因此，每年实际上举行一次个人书画习作展览，虽然幼稚，却得到乡邻亲友的热情赞许。

——马少波《童年趣事》



郅县(今莱州市)朱由村故居，马少波在这里度过童年时代。



马佚村烈士，摄于1926年。

先父马佚村烈士，名俊杰，字英臣，别号佚村。……19岁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九中学，考入北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先父幼承庭训，好任侠，重信守，急公好义，秉刚气节，娴于诗文，尤擅书画，喜以工笔人物、花鸟名于世。1922年艺专毕业后，忧国难，投笔从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研习军事。



莱州市文峰山



马保村烈士与收为义子的武张氏之子武彦超在“任侠风高”匾额下留影(1923年)。

1923年4月间，北京发生一桩轰动京师的先头兵杀案。先父见义勇为，奋不顾身为受害耆耋报仇，终于真相大白，赢得社会人士的高度赞扬。先是，俄县城北燕武家村民武至先古北京前门外打磨厂经营父业陈和铜器楼。1919年武至先因事赴东北，陈楼务托付靳鑫(字芝鸿，北京商会会长，城县城东武马施人)掌管，后来武至先在哈尔滨因匪乱殉亡。靳鑫蓄意吞占，对武至先遗属分文不与。1920年武至先之妻武张氏因家境困难，来京交涉，被阻逐流落街头。她在前门外坐地哭诉时，围观如堵。先父见此询问缘由，方打抱不平，陪她到铜器楼与靳鑫据理力争，靳鑫无奈将武张氏收留，答应寄送回籍，并按时节款，供应家用。谁料空口承诺，分文不寄。1923年4月，武张氏二次进京找先父协助索取。靳鑫佯装应诺，夜间与甚子、侄同谋将武张氏残酷杀害。尸身打成包裹送上开往天津的火车，头、脚用绳捆处，车到天津，“包裹”无人认领。京津大小各报以无头案新闻轰动一时。先父亲自到铜器楼查询，靳鑫谎称武张氏已携款返回家乡。经去信查问，武张氏并未回里。先父鉴于各种迹象，判断武张氏被害，出于义愤，挺身出首告发。因靳鑫勾结官府，以无头案，构成先父诬告罪反坐。反来由于社会舆论支援，终将武张氏头在北京东便门外二闸北苇塘子沟挖到。武张氏头发被剃光，并已毁容，难以辨认。由于该县限制耳环有一只未及摘掉，始经验证。从此确认死者身分，案情大白。后经最高法院判处靳鑫及其子、侄三人死刑，照例伏法。人心大快，舆论界连篇报道。对先父挽危济困，舍己为人均义举反应热烈。《实言报》连载长篇小说《鲁侠》(后出版单行本)，北京天桥吉祥戏园编演京剧《无头案》(又名《拾起黄莲饼》)，扶持正气，并经各界公议呈请褒扬。1923年6月，由大总统黎元洪题赠匾额“任侠风高”，撰联则有“替天行道，续暴安良”的宝刀一柄；并由内务部颁发褒扬证书及紫绶金质奖章。

——马少波《先父马保村烈士传略》，见《从征拾零》

1928年我10岁时,山东军阀刘志陆、方永昌在微城混战,日度地声隆隆,民不聊生。其时我的父亲任国民革命军第19师混成旅旅长,随冯玉祥将军参加北伐,因蒋介石策动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愤而请求解除军职,回北京赋闲,就居于宣武门外棉花头条胡同10号。他不仅敦促全家老幼到京避难,京中旧居,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有长檐四廊和小庭院。南屋在二门外,是父亲的书房和画室。我平时起居、课读都在这里,睡眠则在南屋的内室。

父亲聘请了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的王信之先生做我的家庭教师。由于全家不可能长期在京居留,故而我未入学校读书。……王老师学识渊博,思想先进,他让我读了《精于子传》、《山海经》等神话传说,也让我读了“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和鲁迅支持出版的《语丝》、《莽原》、《未名》等刊物。也教读鲁迅、朱自清、蒋光赤等人的作品。那些针砭现实、色彩鲜明的世态画卷,激起过我的小心灵的共鸣和颤动。

父亲到戏院看戏或应邀出席友人宴会,常带上我。于

是我得以看到许多京剧名伶如王凤卿、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尚小云、荀菊明、高庆奎、孟小冬、李吉瑞、裘佩花、雪艳琴、章遏云、孟丽君等的演出。久而久之,对京剧发生了兴趣。孟丽君是当时的青年伶伦,和我家对门而居。她见我爱好京剧,介绍著名须生熊吉祥先生教了我几出老生戏;《此家波》、《捉放曹》、《坐宫》、《打渔杀家》、《群英会》等,还托包丹华先生教了一出武生戏《十一郎》。

从小小“痲郎”到北京京都,虽不到两年,却使我大开眼界,知道天外尚有天!我在京学舞不成,学画,学我也未成事;主要的进步是接受了民主、科学新思潮的启迪,破除了幼年受到的迷信思想的影响,而且懂得要作一个爱国者。

1930年春节期间,除父亲留京外,全家老幼回到微县;我仍在第三小学学习,当年年底毕业。1931年2月我13岁时考入山东私立第九中学。

——马少波《我的读书历程》



北京宣武门外棉花头条10号旧居



《天外》文学半月刊

在大基山上

马少波

我站在大基山上，眼底无限风光。天地这么宽广，道路这么漫长！我细细辨认：哪里是我的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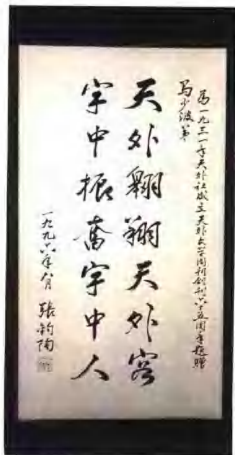
大海翻金浪，渔帆出远航，在那美丽的蓬莱岛旁，一抹管管，不就是我的家乡？我的妈妈，正在推磨，煮料？还是在赶做渔子的腌菜衣裳？知不知你的爱儿，正站在高山的脊梁？

我站在大基山上，脚下一片茫茫。祖国如此宽广，历史如此漫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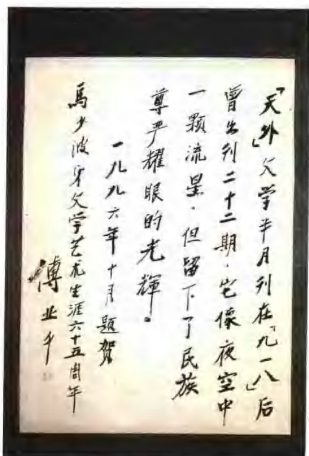
我远远眺望，海那边是什么地方？山林多宝藏，田野是粮仓。在那雄伟的辽东岛上，黯然失色，不就是我的国疆？我的父老，受尽折磨凄惶。他们护国保乡举起了刀枪。知不知我的一颗赤子心，飞上了兴安岭，越过了松花江！

（作于1931年10月，原载《天外》文学周刊创刊号）

张铸给《字约南》1996年为祝贺马少波文艺生涯65周年的题词



傅建基（字业干）1996年为祝贺马少波文艺生涯65周年的题词



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之后，山东省立第九中学28级的部分同学在马志远（少波）的组织领导下，创办了“天外社”，进行抗日爱国的宣传，并创办了《天外》文学周刊。（翌年改版半月刊，公开发行）……

少波是我们小学、中学的同学，天资聪颖，思想进步，自幼刻苦读书，爱好文艺，九中国书馆是他课余出没的场所。在我们同学中他的作文造诣颇亮，少年时代在家乡就小有文名；在同学中他的年龄最小，可是同学们都很佩服他。还在东由村第三小学时期，他看到因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斯压和军阀官僚对人民的压榨盘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就忧国忧民，义愤填膺，立志要救国救民。便邀请了志同道合的同学张复兴、王法传和我们两个在他家里组织练习讲演会，主要讲：“为救国救民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官僚，不为升官，不为发财，不怕困难，不畏艰险，要百折不挠地干。”当时他只有13周岁。他为刊物撰写了大部分的小说、诗歌、杂文、散文等，在《天外》周刊第一期上就发表了创刊词、小说《被戮》、诗

《在大泰山上》等作品，理益纸面60张以上。

——张钧陶、傅业千《五十五年前我们创办〈天外〉半月刊》，见《马少波剧作研究》

1932年6月间，因学校当局强迫学生军训，国民党军官带枪上课，虐待学生，引起学生不满。有一天夜间，大礼堂出现了大批革命标语：“反对压制民主！”“收复失地，还我河山！”“中国共产党万岁！”全校轰动。校方勾结当地军警进校搜查，无理驱逐王升初、耿彪等老师离校，并以取締“非法书刊”为名，查封了《天外》文学半月刊，扬言要开除我和几个编委。

《天外》文学半月刊改版前后共出刊22期。它只是夜空乌云缝隙中的一颗流星；但它的光亮至今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马少波《忆母校山东省立九中》

“天外”社成员留影，右坐者为马少波，左坐者为傅业千，后排右1为张钧陶，左1为共产党员王登寿，左3为共产党员李秉阳。



1934年暑假，我从第九中学毕业。一些富家子弟无论贫寒都可以到济南或北京升学，而我虽学习成绩比他们好，却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滞留乡里。贫富悬殊，令我愤愤不平，因此发愤只身去济南找出路。我背上母亲卖地换来的八块半银元走入了茫茫人海。在济南杆石桥一个回民家庭租了一间门房住下，天天到山东省图书馆自修，集中精力如饥似渴地学习大学国文系的课程。在读书之余，也学着写点散文和新体诗。

——马少波《我的读书历程》



16岁时的马少波



山东省图书馆，马少波在此自修两年。

《老残游记》所描写的这个“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泉城，是我神往已久的，此番身临其境，却无心观赏那些锦绣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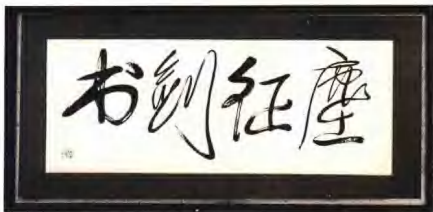
时值九月，秋雨连绵，触景生情，百感交集，我通宵不眠写了一篇题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散文，直抒胸臆地抨击了社会黑暗，并倾诉了大学青年的彷徨和愤懑；以笔名马少波试投《华北日报》副刊。约一周后，我们在街头报摊上意外发现这篇文章赫然刊出了。……后来陆续寄些散文、新诗，偶尔也发表了。这样多少有点稿费收入，我们的生活可稍微改善些。

……几番家书催我回乡，我都坚辞了，发誓要在还与故友风雨同舟的小屋里和联袂共读的图书馆内，读完相当于大学国文系的课程。从此孑然一身坚持攻读。阅览室的周文昌先生破例允许我同时借阅10本书，并予以指导，甚不须天天奔波了。王献唐馆长特让我借阅社会科学与苏联美学方面的书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全神贯注较系统地重温或通读了我国远古民歌、战国以来的骚赋、唐诗宋词、古代文言小说、白话小说。尤其是宋、元以来的戏曲文学名著，近去不曾接触，此次初入门径，相见恨晚，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当然也读了部分近代、现代的中外名家的作品，涉猎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毫无疑问，这对我的青年时代以及整个革命征程中，增强文化素养，树立正确的的人生观，铺设了一方稳固的基石。

——马少波《书剑征尘忆回首》，见《马少波近作选》



大明湖畔



——“无挂碍便无恐怖”。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祖国备受欺凌和热血儿女奋起反法西斯战争中度过的。……是父牺牲于法西斯的屠刀下。这使我进一步体会到“国家”这两个字是如何不可分离，国恨家仇是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挂碍便无恐怖”本是佛家语，它蕴含着一种无私无畏的精神，这，成了我青年时期的座右铭。

——《我的几则爱国座右铭》



1937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时的马少波

爱的，请你撒开手，你晓得这是啥时候。

看：昨日后院进贼寇，今天前堂抗咽喉。多少大娘在呼救！多少父老尸不收！多少姐妹蒙尘垢。多少兄弟断了头！林海棠叶传代义，片片撕裂逐水流。怎肯低着田国守？男儿不堪亡国羞！

听：门外同伴催我走，干粮带好不须愁。爱的，请你撒开手，你晓得这是啥时候。

（作于1937年7月，原载《抗战日报》1938年3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响了。“男儿不堪亡国羞”，消息传来，19岁的马少波，奋笔疾书，当即写下了这首《爱的，请你撒开手》，表达了自己义无反顾、毁家纾难的决心，这也是全中国千千万万热血男儿的心声。



1938年马少波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司令部任机要秘书时的留影。

7月10日，我就和共产党员孙嘉吉从家乡赶到了济南，转赴兖州、济宁。在济宁，经共产党员林平加、张德恒介绍，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时山东大部土地变为敌后，我和孙平加、孙嘉吉于1937年11月返回胶东，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3月9日拂晓，中国共产党微县委员会领导的抗日队伍攻开了微县城。

从这第一张安民布告开始，军书旁午，倥傯可待。我于3月起任第三支队秘书主任，三军六十二团秘书处主任。8月调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9月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司令部机要秘书。1939年3月经罗竹风、张李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起任八路军五支司令部秘书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司令部秘书长（后兼任胶东军区驻西海军分区、南海军分区办事处主任。）

——马少波《书刘征尘墓回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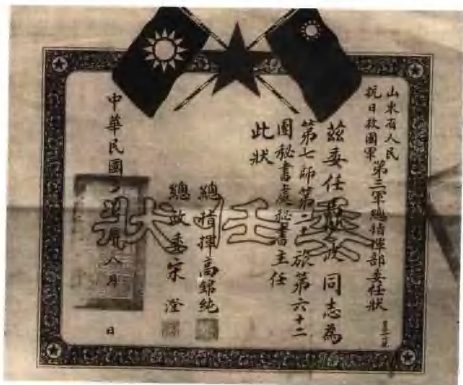
三军总指挥部颁发的委任状

当年，少波同志二十挂零，以青年英俊闻名，一身布军装很整齐，鬓发打得笔挺，皮带、图囊、手枪都搭配得整齐，骑马也是英姿潇洒。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出来的，习惯于遇遇退退，不修边幅，两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大约是因为就头都还来得，而彼此又有深挚的战友友谊吧，有人说称作“罗（罗）马同憎”。

——罗竹风《写在〈从征枪客〉前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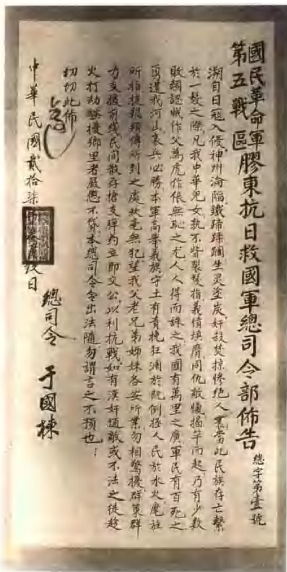
我在反法西斯的革命军队中长期担任的职务是司令部秘书主任、秘书长，重要文告、函电、作战命令乃至行军、宿营口令多出我手。我虽是军事干部，但既不是指挥员，也不是战斗员，而在司令员、政治委员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时，六年间几乎每战必从，也算得奇经百战了。

——马少波《书刘征尘墓回首》





马少波与罗竹风，摄于1950年。



1938年3月发下被县属马少波起草书写第一张安民布告的复印件
马少波关于布告所写的附记及中共三支队党委书记李佐长、中共
三支队党委书记、敌台部主任张加洛的认定书。